

老伴是我的“幸福星”

郑聚山

今年7月5日,将是我与发妻曹凤珍的金婚纪念日。回首过去的50年,我感慨万千。

我是个军人,妻子当年成为军嫂,是光荣的,但光荣的背后,是超负荷的担当。

结婚时,我还是个战士,月津贴只有8元。我担心过早要孩子负担不起,妻子却不假思索地说:“没关系,我每个月有30元的工资,能养活孩子。”第二年,女儿来到了这个世界上。

我有70多岁的爷爷,还有三个弟弟,一个妹妹。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我

们村人多地少,且多是盐碱地,年年歉收,严重缺粮。有一年,全家只分到了20斤小麦。而妻子和孩子是商品粮户口,每月有一定的细粮供给。妻子就把细粮送到婆家,把有限的白面全给了老人、弟妹和孩子。

我的三个弟弟渐渐长大成人,他们要结婚,要盖房子。妻子把我家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情,在近10年的时间里,她从没有要过我一分钱,总是让我把钱寄给我父亲,安排家里的生活。她还常常拿出她那不多的工资,贴补给家里。她要买粮食,要哺

育孩子,那点钱根本不够用。尤其到了月底,她常常囊中羞涩,向同事借钱。同事开玩笑说:“你真傻,没钱就向你丈夫要啊!大军官太太,过得真寒酸!”同事哪里知道,从结婚那天开始,我不但没给过妻子钱,而且从没给她买过衣服,她总是穿着极其简朴的衣服。

在10年的时间里,妻子协助父母先后盖了两处房子,还帮着操持了三个弟弟、一个妹妹的婚事。我的父母十分感动,逢人便说:“要是没有这个大儿媳,俺们就吃不饱、住不开,4个孩子想结

婚也难。”

妻子十分支持我在部队的工作,非常体谅我。一个周六的傍晚,下班后,她骑着自行车,把两岁的孩子放在车子大梁上,回去探望父母。两地相距20多公里,大约走了一半路程,天就黑了下來,路边地里的玉米叶子被风一吹,“哗啦啦”直响。孩子胆子小,吓得哇哇大哭。她放下车子,抱着孩子哄,谁知,这一抱,孩子再也不肯离她的身了。妻子只好一手抱着孩子,一手推着车子,累了就坐下休息一会儿。她们回到家时,已是深夜。妻子抱孩子的胳膊

膊疼痛难忍,当时就委屈得哭起来。第二天,她赌气写了一封催我转业信。后来,考虑到我的感受,她思考再三,没有把信寄出。

身为教师,妻子深深地懂得:把孩子培养成才,才是对他们最大的疼爱。在她的关怀和教育下,两个孩子都很争气,都取得了大学本科学文。

时光荏苒,日月如梭。我们俩风风雨雨、相敬如宾,携手走过了50年。我可以自豪地说,妻子平凡而伟大,是我的幸福之星,是我家的“幸福之星”。没有她,就没有我的今天;没有她,就没有我幸福的大家庭!

娘

庚欣

娘80多岁了。作为娘的孩子,我把她的话语铭记在心里,当作箴言,让自己始终目标明确、步伐坚定。

我娘上过学,虽没有多大学问,但能识文断字,写毛笔字也不在话下。她曾和爹一起到公园写地书,还获得了不少游客的称赞。娘知晓“玉不琢,不成器;人不学,不知义”的道理。我小的时候,如果逃学,娘就很生气,声色俱厉地教训我。老太太讲不出高深的道理,但知道让孩子奋发向上肯定没错的。我们每天上学之前,娘总是叮嘱一句:“好好学啊!”

我们哥儿仨里面,我最小。小时候,兄弟之间吵嘴打架是难免的,但无伤大雅。即使是这样,娘看到我们兄弟争吵的时候,也要把我们叫过来,教训道:“兄弟们要团结和睦,你看你爹和你大伯,什么时候打过架?”娘总是拿长辈做榜样,教导我们“兄弟们要大疼小,小敬大”。

娘不但“言传”,而且“身教”。她早年侍候爷爷时,从无怨言,使整个家庭和睦美满。“兄弟要和好”成为我们哥儿仨相处的规矩,也是家庭幸福快乐的根源。直到现在,我还记得那张爹娘笑容满面地坐在前排,我们哥儿仨在后面并排站立的黑白照片。照片的背景是一处花园,园中阳光明媚,繁花盛开。

我们走上社会之后,娘常常叮嘱我们“好好做人,好好干工作”。在娘的叮嘱与教导中,我们哥儿仨虽称不上取得了多大成功,但也各自成家立业,做好人,走正道,没让老人操心。还记得早些时候,大哥工作之后,很快就给爹娘汇了些钱。娘拿着汇款单走在大街上,边走边和乡亲们说着话,喜笑颜开,步履轻盈。

娘真的老了,坐着的时候多,睡着的时候多,思维有时清晰,有时混乱,有时连认人都有些困难。我推门进来时,娘总是高兴地看着我,向我努努嘴。有一次,看到我回家,娘更像孩子般欢天喜地。我每次和娘辞别,她虽站不起来,但总是坐着嘱咐我:“走吧,好好的!”我知道,这是让我小心开车,稳当点儿。

那天晚上,我梦见了娘和爹在快乐地聊着天,那情景十分真切。我伸手想抓住娘,却抓不到,醒来时,已是泪眼婆娑……

榆钱饼

牛崇岭

始蒸窝头。那窝头个儿大且薄,个个精致。窝头熟了,掀开锅的那一刻,满屋子都是香喷喷的榆钱味道。如今,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,再吃榆钱的时候,已经不是为了填饱肚子,而是吃个新鲜了。

那天午后,我和邻居大姐用高枝剪剪了些榆钱,也不午休了,马不停蹄地整理榆钱,然后用清水清洗。片片榆钱在

水中似星星一般闪着光芒,煞是可爱。把它捞出来,晾在高粱秆编的盖帘上,为的是控掉水分。然后,我将榆钱放进一个大一点的瓷盆里,加入面粉,再加少量水、葱花、姜末、十三香、盐,搅拌均匀,成面糊状。若是水少了,面糊就太稠,倒在锅里摊不开;若是盐太多,则会掩盖榆钱的清香。打开电饼铛,倒入少量色拉油,待锅热后,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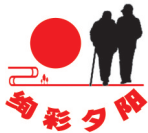
面糊倒入,两面煎到微黄,美味的榆钱饼就做好了。

榆钱饼趁热吃才好吃,脆嫩清香,十分鲜美。日渐远去的童年、生吃榆钱的香甜,又浮现在记忆里。我吃着榆钱饼,有种满足感,边吃边想起古人的诗句:“满地榆钱,算来难买春光住。”我心里全是幸福的感觉。



近日,沧州市老年健康协会举行了“颂歌献给党,红舞庆百年”系列展演启动仪式。

魏志广 摄



老姐妹

梁国祥

自从4年前患上了脑栓塞,我那勤劳俭朴的娘就行动不便了。她吃饭、穿衣不再像以前那么利索了,换洗衣服次数也明显减少了,显得比较邋遢。

在县城居住的老姨,非常惦记我娘的身体,经常打来电话嘘寒问暖,有时还通过视频功能,聊上个把小时。老姐妹俩,总有说不完的话。

好长时间没来我家的老姨,今天来了。老姐妹一

见面,格外高兴。勤快的老姨,跟我娘没说出几句话,就系上围裙在父母的房间里忙碌起来。

老姨说:“姐,你穿的这身衣裳,十多天没有换洗了吧!赶紧从里到外全脱下来,还有别的没洗的衣裳吗?都拿出来。”

老姨又翻箱倒柜,找出我们给娘买的,而娘始终舍不得穿的新衣服,帮她换上,随后又烧了一锅开水,兑上凉水,觉得温度适宜

了,再倒入洗衣机,然后才把脏衣服、内衣内裤分类分批地放进去。洗衣机开始运转了,而老姨也没闲着,又把桌椅板凳等用湿抹布通通擦了一遍。

父母居住的这几间屋,被老姨给收拾得干干净净、亮堂堂了。然后,老姨又把洗干净的衣服捧进甩干桶,甩干后,再一件件晾晒好。这一上午,老姨忙得不亦乐乎,院子里的两条晾衣绳上,挂满了老姨对她姐姐

满满的爱、沉甸甸的情……

娘插不上手,便趁天气好,在院外空地上扶着助步器散步,脸上洋溢着久违的欢愉。

老姨对我娘的这份爱,让我深受感动。如今,生活水平年年提高,可娘却老了。这一天,是年近70岁的老姨给我做出了表率,以后,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让娘快快乐乐、干干净净地度过晚年呢?